
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闕疑卷四五六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春秋闕疑卷四

元 鄭玉 撰

七年春二月己亥焚咸丘

胡氏曰書焚咸丘所謂焚林而田也程子曰古者昆蟲蟄而後火田去莽翳以逐禽獸非竭山林而焚之也咸丘地名焚咸丘見其廣之甚也謝氏曰古者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示愛也舉咸丘焚之失先王田獵之道矣

夏穀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

程子曰臣之弑君天理滅矣宜天下所不容也而天子反聘之諸侯相繼而朝之逆亂乎天道歲功不能成矣故不書秋冬與四年同曰然則十五年邾人牟人葛人來朝何以書秋冬四年與此明其義矣胡氏曰立天之道曰陰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所以生物也陰居秋冬以肅殺為事所以成物也王者繼天而為之子則有刑賞賞以勸善非私與也故五服五

章謂之天命刑以懲惡非私怒也故五刑五用謂之天討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象天道也桓弟弑兄臣弑君而天討不加焉是陽而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特去秋冬二時以志當世之失刑也獨於四年七年缺焉者按周制大司馬諸侯而有賊殺其親者則正之放弑其君者則殘之桓弑隱公而立大司馬九伐之法雖未之舉猶有望也及冢宰下聘恩禮加焉則天下之望絶矣故四年宰糾書名而去秋冬二時

以見天王之不復能用刑也陳恒弑其君孔子請討之以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桓弑隱公而立雖方伯連帥環視而未之恤猶有望也及穀鄧二國自遠來朝則天下諸侯莫有可望者矣故七年穀伯鄧侯各書其名而去秋冬二時以見諸侯之不復能修其職也然則見之行事不亦深切著明已乎

八年春正月己卯烝

公羊氏曰烝冬祭也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嘗冬曰烝

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亟也亟則黷黷則不敬君子之祭也敬而不黷高郵孫氏曰烝進也於冬時物皆成熟凡可薦者皆進而祭之也程子曰冬烝非過也書之以見五月又烝為非禮之甚也程氏學曰春秋祭祀常事不書周正月夏十一月也烝冬祭合禮而書者為五月復烝見黷也禮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宗廟重事祭祀有時乃慢棄彝典黷于先君其罪著矣

天王使家父來聘

杜氏曰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程子曰魯桓弒立未嘗朝聘而屢聘之失道之甚也胡氏曰下聘弒逆之人而不加貶者既名冢宰於前其餘無責焉乃同則書重之義以此見春秋任宰相之專而責之備也高郵孫氏曰桓公大惡之人而五年之間來聘者三春秋一切書之所以見不能討惡而王道之衰遂使簒人得志也

夏五月丁丑烝

程子曰正月既烝矣而非時復烝者必以前烝為不備也其黷亂甚矣胡氏曰春秋之文有一句而包數義者有再書而一貶者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之類一句而包數義春正月己卯烝夏五月丁丑烝再書而一貶

秋伐邾

泰山孫氏曰不出主名微者

冬十月雨雪

春秋十月夏時八月也陰未當盛陽未當衰八月雨雪所以見陰盛而陽衰也程子曰建酉之月未霜而雪書異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

公羊氏曰祭公天子之三公何以不稱使昬禮不稱主人遂者何生事也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使我為媒可則因用是往逆也女在其國稱

女其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其辭成矣高郵孫氏曰祭公逆王后而來至於魯者魯主天王之婚也祭公來魯謀婚謀合而遂往逆之不反白於天王也張氏曰祭公謀於魯則當復命于王然後遣於宗廟以明逆后之重今使魯為媒而用是往逆輕褻王配如此何以示正始之道哉故書若祭公之私行而以逆后為遂事以深譏之陳氏曰書遂始於此凡遂譏也莫甚於逆后罪祭公且罪魯也

九年春紀季姜歸于京師

程子曰書王國之事不可用無王之月故書時而已

杜氏曰季姜桓王后季字姜姓公羊氏曰其辭成矣則其稱紀季姜何自我言紀父母之於子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姜京師者天子之居京大也師衆也天子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高郵孫氏曰祭公之逆則曰王后天子命為之后雖在於紀亦天子之天下也自紀而歸則曰季姜有父母之尊不敢以尊名稱

也天王之居必以衆大之辭言之者猶曰至大矣小者不能敵也至衆矣寡者不能當也欲天王自處於至衆至大之地以臨天下之寡小也季姜之歸不曰周天下無往而非周也胡氏曰自逆者而言則當尊崇其匹內主六宮之政使妃妾不得以上僭故從天王所命而稱王后示天下之母儀也自歸者而言則當樛屈待下使夫人嬪婦皆得進御於君而無嫉妒之心故從父母所子而稱季姜化天下以婦道也其

辭之抑揚上下進退先後各有所當而不相悖皆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春秋之所謹也濮鄉呂氏曰季姜書歸于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者祭公之逆以魯為之主故書之詳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已故書之畧也

夏四月

秋七月

冬曹伯使其世子射姑來朝

曹太子來朝賓之以上卿享曹太子初獻樂奏而歎施父曰曹太子其有憂乎非歎所也　穀梁氏曰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使世子抗諸侯之禮而來朝曹伯失政矣諸侯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子以內為失正矣內失正曹伯失正世子可以已矣則是放命也尹子曰夫已多乎道胡氏曰周官典命凡諸侯之適子誓於天子而攝其君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世子固有出會朝聘之儀矣

然攝其君繼子男者謂諸侯朝於天子急述職也諸侯閒於王事則相朝其禮本無時曹伯既有疾何急於朝桓而使世子攝哉大位姦之窺也危病邪之伺也世子君之貳也君疾而儲副出啓窺伺之心當享而射姑歎踰月而終生卒其有疾明矣而使世子來終生之過也世子將欲已乎則方命矣曰孝子盡道以事其親者也不盡道而苟焉以從命為孝又焉得為孝

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

胡氏曰十者盈數也天道十年則亦周矣人事十年則亦變矣桓公至是其數已盈宜見誅於天人矣十年書王紀常理也

夏五月葬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公羊氏曰會者何期辭也穀梁氏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弗内辭也高氏曰衛侯先與公為會期既而復

與齊鄭合謀將以伐我故公往會而弗遇此固衛侯之失信然亦見公以弑逆為諸侯所棄聖人書之所以深為萬世之戒也范氏曰魯至桃丘而衛不來故書弗遇以發恥家氏曰此魯桓有求於衛侯欲為此會衛人拒而弗許春秋與之諸說皆以為譏衛侯失信非也自入春秋弑君者衛州吁魯桓宋督三人爾州吁迄正天討而宋督以賂免魯桓請婚以結齊割許田以賂鄭故得逭討至今而諸侯實不盡與也衛

於魯親而非黨自弑君未嘗受其要結之賂今魯人請以為會衛侯獨不從春秋與其斥絕惡人不與為會非貶其失信也

冬十有二月丙午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

初北戎病齊諸侯救之鄭公子忽有功焉齊人餼諸侯使魯次之魯以周班後鄭鄭人怒請師於齊齊人以衛師助之　胡氏曰春秋加兵于魯衆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器

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誅暴禁亂敵加兵於已有不得已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魯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得討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會不能脩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之大義也今特以私忿小怨親帥其師戰于魯境尚為知類也哉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書來戰于郎鄭人主兵而首齊猶衞州吁主兵而

先宋

十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惡曹

胡氏曰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間者也惡曹之盟即三國之君矣既不以道與師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爲惡曹之盟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盟而以奪爵示貶

夏五月癸未鄭伯寤生卒秋七月葬鄭莊公九月宋人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公之未昏於齊也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太子忽辭人問其故太子曰人各有耦齊大非吾耦也詩云自求多福在我而已大國何為及其敗戎師也齊侯又請妻之固辭人問其故太子曰無事於齊吾猶不敢今以君命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遂辭諸鄭伯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寵子無大援將不立三公子皆君也弗從初祭仲有寵

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之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姞生厲公雍氏宗有寵於宋莊公故誘祭仲而執之曰不立突將死亦執厲公而求賂焉祭仲與宋人盟以厲公歸而立之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厲公立　胡安定先生曰宋公執人權臣廢嫡立庶以亂鄭國故奪其爵胡氏曰祭仲鄭相也見執于宋使出其君而立不正罪較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

尊王命貴正卿大祭仲之罪以深責之也或曰孔父賢而書名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而字其臣于上何以異乎曰春秋者輕重之權衡也變而不失其正之謂權常而不過于中之謂正宋殤孔父道其常祭仲昭公語其變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愚謂孔父死于其君之難故得盡君前臣名之禮祭仲擅廢其君故不得從孔父之道陳氏曰春秋之褒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曰宋人執鄭祭

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斯其為辭也詳矣謝氏曰國有權臣則上下易分生殺廢置惟其所命故宋之改立鄭君也執一鄭祭仲而鄭國之君位遷矣春秋首書宋執祭仲而繼以突歸忽出以明鄭國進退之權皆出祭仲也突公子也不以國氏者責其非正也忽君也稱名不稱子以其絶于國人也鄭莊公之卒也忽以世子嗣位已五月矣政不足以結人心德不足以保君位美狂狡以為忠良矜小廉以失大援賢

人棄外而國命擅于私門君道微弱而倡和行於叔伯由此命令皆出于權臣而其勢與匹夫不異故宋人誘祭仲而執之也突有臣民歸從而忽無左右之助矣由此突歸國而忽出奔于衛也然則突非正也非正而於入稱歸以咎忽之失人心也忽正也正而於出稱名以咎忽之失君位也其于突也去國以明非正稱歸以明得國其于忽也稱國以明正去爵以示絶而突之進不由正忽之喪失君道其惡顯矣歸

内辭入外辭於歸而稱入於入而稱歸皆春秋變文以示義也臨江劉氏曰歸者順辭有易辭焉非所順而書易也突之易見祭仲之専也

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公羊氏曰柔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胡安定先生曰蔡叔者字也蔡侯之弟也髙氏曰諸侯之弟國而字之言與君同體也趙氏曰凡大夫特盟公侯非禮也陳氏曰以大夫會諸侯盟於是始也家氏曰大夫

盟諸侯強國行之則為伉弱國行之則為僭末流之
弊諸侯大夫因是而外交強國以脅制其君如魯季
衛孫宋華之所為此其權輿春秋不與也
公會宋公于夫鍾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闞
胡氏曰臣與宋公盟于折君與宋公會于夫鍾于闞
于虛于龜皆存而不削何其辭費也曰盟者春秋所
惡而屢盟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
聖人皆存而不削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

其事可謂著明矣是故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不以會盟爲可恃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平杞莒也

秋七月丁亥公會宋公燕人盟于穀丘

張氏曰宋之納突于鄭求賂而後使之入及突入國之後不能償其責言遂成釁隙故桓公欲平之高氏

曰宋公連燕人將以討鄭故公復往會請平而與之盟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家氏曰南燕姞姓在鄭衛之間姞女為后稷元妃周王業所基也北燕姬姓在晉之北名公奭之後也昭三年北燕伯欵奔齊稱北所以別于南二燕皆周建國而俱以燕為號豈受封之始便有南北之異乎史記謂北燕為山戎所隔至齊桓伐戎開道而後與中國通故其見於春秋獨後此二燕之辨

八月壬辰陳侯躍卒

公會宋公于虛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于龜

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六出與宋會葢公憾鄭忽而欲定突是以不憚屈辱力為鄭請然諸侯臨涖一國之民民不可一日不治則國不可一日去之故先王之法諸侯朝事天子則出境天子廵狩則出境方伯率諸侯以征伐則出境親迎則出境若無事出境則誅春秋之時侵伐盟會無時無之諸侯未嘗安居

國中以治其民也聖人悉書之以著其罪於罪之中又為之輕重焉蓋當時王政不行天下無王諸侯不從事於盟會則又無以安其國有相會以謀侵伐者各從其會以見其事以王法論之凡諸侯去其國家而擅相會者皆罪爾聖人又通以一時之權而較以輕重也今公區區為鄭而數出會宋宋公亦為求賂而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

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高氏曰宋公辭平故公自龜還遂會鄭伯而謀伐之許氏曰王迹既熄伯統未興諸侯自擅無所稟命觀隱十年見兵革之亂也桓十一年以來見盟會之亂也是以君子不得已於斯民而以禮樂征伐實與桓文故伯統興起則無復此亂諸侯有所一矣樸鄉呂氏曰突篡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為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其實也

丙戌衛侯晉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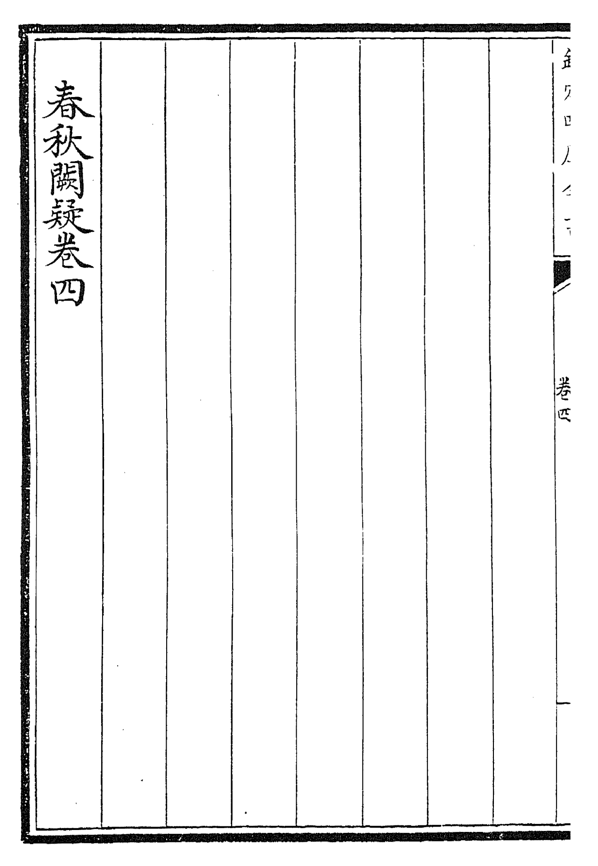
高氏曰卒而日之蒙上文也重書丙戌必有一誤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瀆之丘宋成未可知也故又會于虛冬又會于龜宋公辭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帥師而伐宋戰焉　胡氏曰既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于鄭而無厭屢盟于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

固可伐矣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簒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春秋之義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内戰于宋是也謝氏曰凡内戰公敗則書戰不書敗以敗為恥也戰不書公諱之也敵敗則書敗不書戰以敗之為恥也敗則書公不諱也伐宋者公也戰則知為敗矣故諱不書

公



春秋闕疑卷四

春秋闕疑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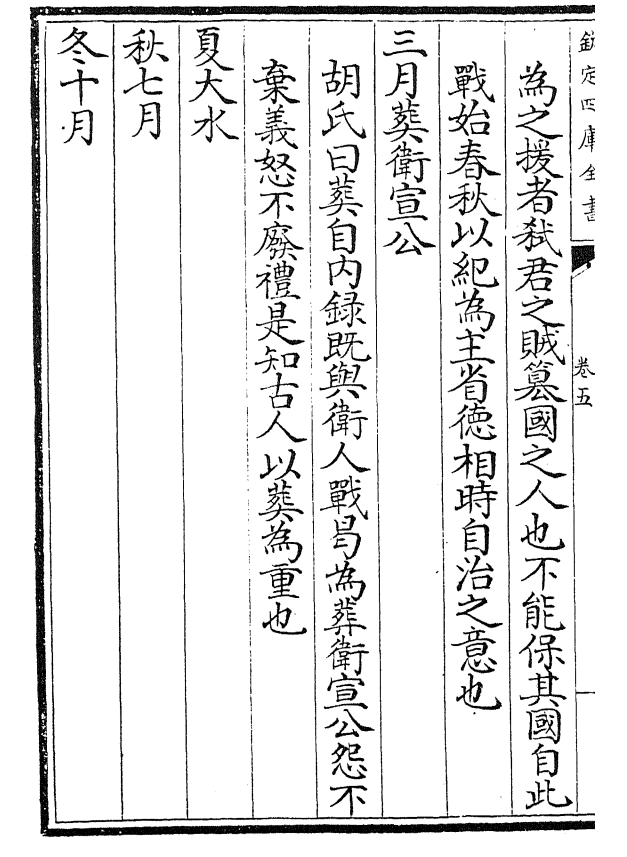
元 鄭玉 撰

十有三年春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己巳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宋師衛師燕師敗績

宋多責賂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燕戰 高郵孫氏曰齊宋衛三國稱爵君行舉重也燕稱人微之也戰則舉重敗則稱師重衆也春秋之法居喪稱子緣人子之心創巨痛深之時不忍即先君

之爵而稱之衛侯晉卒於去年之冬於此纔三月耳猶未葬也而衛之嗣君出會諸侯而伐人之國又自稱其爵不以喪禮自持聖人據實而書之以見其罪且深疾之也胡氏曰左氏以為鄭與宋戰公羊以為宋與公戰穀梁以為紀與齊戰趙氏考據經文內兵則以紀為主而先於鄭外兵則以齊為主而先於宋獨取穀梁之說葢齊紀者世仇也齊人合三國以攻紀魯鄭援紀而與戰戰而不地於紀也不然紀懼滅

亡不暇何敢將兵越國助魯鄭以增怨乎齊為無道
恃強凌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道加兵於已必
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喻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
固其封疆效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連率
與隣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
戰豈已亂之道乎力同度德動則相時小國仇大國
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
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



為之援者弑君之賊簒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春秋以紀為主省徳相時自治之意也

三月葬衛宣公

胡氏曰葬自内録既與衛人戰曷為葬衛宣公怨不棄義怒不廢禮是知古人以葬為重也

夏大水

秋七月

冬十月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鄭伯于曹

十有三年來請修好至是會 于曹曹人致餼

高氏曰鄭伯欲結曹好故公往會之也公與鄭伯皆篡逆之大惡天下所不容今會于曹曹之容惡可知也

無氷

公羊氏曰記異也胡氏曰按豳風七月周公陳王業之詩也其詞曰二之日鑿氷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

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周官凌人之職頒氷於夏其藏之也涸陰沍寒於是乎取其出之也賓食喪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理陰陽天地之一事也高郵孫氏曰春秋之春夏時之冬也冬而氷者陰陽之常物理之自然也冬而無氷則是陽氣不閉而陰氣不凝也洪範五行是謂常燠聖人以為政教之差上干陰陽則陰陽乖戾故謹而書之曰無氷無不宜無也春秋書災異之法有曰無者無氷是也有曰不者

不雨是也然而氷不曰不氷而謂之無雨不曰無雨而謂之不皆曲盡其微而書之也孔子於春秋委曲詳盡無一字苟然者所以傳信萬世以示人也

夏五

穀梁氏曰夏五傳疑也杜氏曰不書月闕文泰山孫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損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豈其日月舊史之有闕者不隨而刋正之哉此云夏五無月者後人傳之脫漏耳

鄭伯使其弟語來盟

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　高郵孫氏曰春秋諸侯使弟來者皆罪其不當使也弟而可使則命而使之可也不命而使之徒曰弟焉罪之也胡氏曰諸侯之弟兄例以字通而書名者罪其有寵愛之私非友于之義也

秋八月壬申御廩災乙亥嘗

高郵孫氏曰御廩者粢盛所藏也雖尊為天子必有宗廟貴為諸侯必供粢盛故天子籍田諸侯躬耕皆

所以教民務農而親事祖禰也然而災焉公之所事
者得無不敬而粢盛之用無乃闕乎四時之祭秋曰
嘗春秋之八月夏時之六月也而嘗不時也御廩災
終四日而嘗焉不時且不敬焉御廩之災公之不德
而事祖禰之道不至也不知遇災而懼責身修德以
答災異之戒遽然以災之所餘未及時而祭之葢公
無恐懼之心而黷益甚也胡氏曰御廩粢盛之所藏
其新必矣何以不書營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

廪災而新則不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不書垂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後知有國之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築而民不勞怨與妄興土木困民力以自奉者異矣

冬十有二月丁卯齊侯祿父卒

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

宋人以諸侯伐鄭報宋之戰也焚渠門入及大逵伐東郊取牛首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　穀梁氏

曰以者不以者也謝氏曰以用也高氏曰宋公不道
執人之卿易人之君既又求賂無厭凟怨突之背已
而自量其力不足以加之於是復以齊蔡衛陳之兵
以伐之夫諸侯之國甲兵有制皆統乎天子乃敢私
用之與私為之用以伐人之國大亂之道也宋公之
罪斯為尤甚故加以焉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左氏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氏曰王

者無求求車非禮也穀梁氏曰求車非禮也求金甚
矣常山劉氏曰世之治也天子命貢賦于天下而無
敢不從無有求也諸侯奉貢賦于天子而無敢不恭
不至于來求也世亂反此書者交譏之所以見王室
之微而著諸侯之罪也胡氏曰遣使需索之謂求以
喪事而求貨財已為不可況車服乎經於求賻求車
求金皆書曰求垂後戒也夫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
者矣王曰有求下覿而化諸侯必將有求以利其國

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庶人必將有求以利其身皇皇焉惟恐不足未至於簒弑奪攘則不猒也古之君子必昭儉德以臨照百官尊卑登降各有定數示等威明貴賤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形寢矣及侈心一動莫爲防制必至於亢不衷官失德廉耻道喪寵賂日章淪於危亡而後止也觀春秋所書則見王室衰亂之由而知興廢撥亂之說矣

三月乙未天王崩

夏四月己巳葬齊僖公

五月鄭伯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祭仲専鄭伯患之使其婿雍糾殺之將享諸郊雍姬知之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吾惑之以告祭仲殺雍糾尸諸周氏之汪公載以出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夏厲公出奔蔡六月乙亥昭公入　謝氏曰突進不以正王法所不容也故出奔稱爵而復

名張氏曰忽之所以得歸者以其嘗為世子也所以不稱鄭伯者以其不能君也故程子曰忽稱世子本當立者不能保其位故不爵樸鄉呂氏曰書復歸者復其位也高氏曰突假宋之援以弟簒兄居位數年患祭仲之專將殺之為仲所覺故避仲而出聖人因其出奔故書名以絶之然突之出奔非國人絶之止避祭仲耳不書祭仲逐君何也逐君之臣其罪易知君而見逐其罪甚矣聖人之教在乎端本清源故凡諸侯之奔皆不書所逐

之臣而以自奔為文所以警乎人君也君存稱世子君沒稱子鄭伯既沒而忽猶稱世子者何也忽之出奔不能自固其位耳人皆疑其不正故因其歸而正名曰世子以明冡適當嗣也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嘗有國矣

許叔入於許

高郵孫氏曰隱十一年許嘗為鄭所有許之宗祀不絶而許叔居許東偏故無滅許之文至此鄭有子忽子突之亂許叔能乘其勢入許而復其國聖人美之故特書許叔

入于許叔當許之危亡國君出奔則苟全宗祀居其東偏及鄭伯之亂兄弟爭立强臣制命則以我之全力復其國而居之聖人善其屈伸得宜進退無失也特書其字曰許叔不書其爵者未嘗有爵也不曰歸者有鄭之難不可以安而歸也謝氏曰稱入外之也莊公非以罪惡失國特以大國爲之難而已盖未絶于國人也許叔上伸正義於王下求直於大國復莊公於位而相之以治國人許叔之義也今乃乘鄭之亂幸君之危而竊有其國與盜而得之者

亦奚以異哉故春秋書入而外之也　愚按入有二義一曰逆辭一曰難辭使莊公而尚存則許叔當迎莊公反國而相之今擅其國而有之惡也則入為逆辭所以貶之也莊公而已卒則許叔復有其國使先祀不絶善也則入為難辭所以褒之而又見其克復之不易也今亦無所考矣然以經文觀之夫子所書既繫之國復著其字則入非有所貶乃所以見其難而褒之耳

公會齊侯于艾

謀定許也　愚按隱十一年入許之役齊魯鄭也今許叔乘鄭之亂以復其國齊魯不與師以問之則亦已矣安得反為之會以定其位乎高氏謂魯嘗與齊絕矣至是僖公卒襄公立公復通好焉而齊襄居喪出會越禮畔道與文姜為鳥獸之行桓公彭生之禍兆於此矣故春秋志之以齊侯為主理或然也

郳人牟人葛人來朝

公羊氏曰何以稱人夷狄之也其狄之何天王崩不

奔喪而相率朝弑君之賊也陳氏曰旅見非邦交之舊自參以上甚矣凡朝不勝譏莫甚於自參以上

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鄭伯因櫟人殺檀伯而遂居櫟　程子曰突非正也忽既微弱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則人取之矣書入以見義不容也謝氏曰忽雖復歸衆所不保故突入于櫟人心所在則命令隨之命令所在則君道隨之故忽雖正雖在内稱世子突雖不正雖

在外稱鄭伯人心在突不在忽故也突雖爵以其非正故稱名以世子在内故書入春秋之於突也出奔名之入櫟又名之惡其不正而始終罪之固已至矣然以忽無君道人心歸突故出奔稱鄭伯入櫟稱鄭伯乃忽失君道而國人從突也觀春秋前書忽歸後書突入而聖人所以罪忽而誅突責君道而存世嫡其旨盡於此矣胡氏曰經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獨書入於櫟何也夫制邑之死虢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所親戒

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出獻公楚有陳蔡不羮而叛棄疾末大必折有國之害也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既入於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强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為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冬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於袲伐鄭

會於袲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初鄭伯將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昭公立懼其殺已

也十七年十月辛卯弑昭公而立公子亹十八年秋齊侯師於首止子亹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戌齊人殺子亹而轘高渠彌祭仲迎鄭子于陳而立之莊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傳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

父無裏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君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國内之民其誰不為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名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高氏曰伐鄭者伐忽而納突也突無道簒國諸侯當伐突而恤忽今反欲出忽納突廢嫡立庶其罪大矣宋公始納突

反為突所伐今又連諸侯為突伐忽無道之甚不可勝誅胡氏曰穀梁氏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夫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於鄭日以微弱厲公雖簒其智足以結四隣之援既入於櫟日以盛強諸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強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邪相與連兵動衆納簒國之公子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以譏之也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

謀伐鄭也　泰山孫氏曰未能納突故復會於此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力屢伐鄭也髙氏曰春與曹謀而曹人不肎今又與陳侯同伐宋初伐突期於服突而已不期忽之歸也突奔而忽歸則不利於宋故宋公連年伐忽以納突以此言之鄭國之亂宋公實為之故以宋為首惡家氏曰自去冬迄今

夏三書公會再書伐鄭不問以他事誅宋魯之輔篡

而干正也人孰無禮義之心忽之正突之不正皦如黑白之易辨忽在外五年莫有伏義而復之者突甫入櫟五國之君翕然來會如蟻慕羶蚋集醯其故何哉蓋宋馮魯允以其所以簒者而輔人之簒不惟同惡相恤抑亦惟利是趨鄭之土田鄭之重器有以蕩揺其方寸故雖黨惡隳義彼亦有所不恤矣樸鄉呂氏曰或疑宋既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宜今年又謀納突遂謂袲之會曹之會皆是伐突以救

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宜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為伐忽明矣　愚按春正月會於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夫諸侯班序自有定制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何俄頃之間而變易若此哉或以為以至之先後為上下夫以至之先後為上下是以利害率人而不要諸禮也當時諸侯固有為之者夫子之修春秋其肯從乎又或以為

以兵之多寡為先後夫以兵之多寡為先後是以強
弱率人而不要諸義也當時諸侯固有行之者夫子
之修春秋安得不正之乎惟或者以為蔡自此服屬
於楚故春秋貶之而列於衛下為近是然蔡之從楚
亦無歲月之可考豈在是歲正月至四月之間乎姑
闕之以俟知者
秋七月公至自伐鄭
冬城向

程子曰春秋之文莫不一一意在示人如土工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重民之力也

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初衛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屬諸右公子為之娶於齊而美公取之生壽及朔屬壽於左公子夷姜縊宣姜與公子朔構急子公使諸齊使盜待諸莘將殺之壽子告之使行不可曰棄父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國則可也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

子至曰我之求也此何罪請殺我乎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惠公十一月左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高氏曰衛宣納伋之妻生壽及朔朔譖其兄伋因併壽殺之既立之後驕而無禮二公子之黨怨之朔懼而出奔遂立公子黔牟為衛侯聖人於朔之出奔特名以絶之葢春秋之法凡諸侯不能嗣守先業上下乖離播越失地自取奔亡之禍者皆生名之朔齊甥也故奔齊樸鄉呂氏曰奔而名國非其

國矣奔而不名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國也衛侯朔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朔之國也陳氏曰此衛人立公子黔牟而後奔則其但書奔何以為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簒公子亦以自致之文出之

十有七年春正月丙辰公會齊侯紀侯盟于黄

平齊紀且謀衛故也　高氏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為之備而齊人多詐故為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怠

而不我慮是以尋盟既退魯遂與齊戰於奚二年之後齊遂遷紀之三邑足以知盟之無益而侵伐隨之矣

二月丙午公及邾儀父盟于趡

尋蔑之盟也　高氏曰下有五月丙午則二月無丙午必有一誤此盟豈非諸侯有謀邾者欲求魯之援故邾觀下文可見　愚按盟之未幾魯即及宋衛伐邾盟又足恃乎

夏五月丙午及齊師戰于奚

疆事也於是齊人侵魯疆疆吏來告公曰疆埸之事慎守其一而備其不虞姑盡所備焉事至而戰又何謁焉　程子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擅相侵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春秋直書其事而責常在被侵伐者蓋彼加兵於已則當引咎或自辨喻之以禮樂不得免焉則固其封疆告於天子方伯若忿而與戰則以與戰者為主處已絶亂之

道也高氏曰二國春方盟會而夏遽交戰彼以疆事興師而來則魯宜有以諭之凡戰由主人主人服罪則不戰矣孫氏曰戰稱及戰由我起也主戰者公也不書公諱之也

六月丁丑蔡侯封人卒秋八月蔡季自陳歸于蔡

蔡桓侯卒蔡人名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于蔡

高郵孫氏曰蔡季事迹公穀皆無文惟左氏以蔡侯封人卒蔡人名蔡季於陳秋蔡季自陳歸於蔡蔡人

嘉之也何休曰蔡封人無子蔡季當立封人欲立獻舞而疾季季避而之陳封人死歸反奔喪思慕三年卒無怨心故賢而字之左氏何休之意皆謂季賢故經特字之也而何休所載不出於傳記不知何從知之然其事極美可賢則與經所字之義合杜預以為桓侯無子故名季而立之季內得國人之望外有諸侯之助故書字以善其得衆稱歸以明外納杜預之意葢謂蔡季當立為蔡君而啖趙陸氏皆以為蔡季

義而後取非如當時之歸者或謀殺或奪正或本非當立國人不順惟蔡季入繼之善美而字之與杜預之說相表裏矣今按蔡世家及諸侯年表無蔡季嘗立為蔡君之文又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中間亦無蔡季為君之文由此觀之則蔡季之歸但為蔡臣爾未嘗為君也季之所以得字著於春秋當如左氏何休之說蔡季去其國以避其位入其國以終其喪一國之尊社稷之重則輕去以遜於人

吾君之喪吾兄之喪則必歸焉以服其服然則為蔡季之行亦足以見取於孔子而書字於春秋也若杜預陸氏之說考之傳記則無文求之春秋又無事雖得立為君亦未足多賢不若生被其逐死服其喪之為美也况獻舞之事相去纔十年間不容蔡季奕與獻舞得立之迹不見於經也况世家年表皆無其事杜預陸氏失之矣春秋入之例有加自文者此蓋其國奉之以歸故書其所自以其有助焉爾其事之

善惡亦皆隨而見之不繫於輕重也胡氏曰蔡季之去以道而去者也其歸以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季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敞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攜邇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貴於春秋

癸巳葬蔡桓侯

愚按五等諸侯春秋於其葬皆稱公惟蔡桓侯書本爵啖氏曰蔡季之賢爲之請於王故仍其爵先儒遂

以為書其一是則諸非自見書蔡桓侯則以見春秋之臣子不請於王私諡其君而稱公者皆為有罪矣啖氏之說不知何所本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之君書者多矣豈無賢如蔡季者一二人為其君請諡於王而獨一蔡季也朱子曰書蔡桓侯只是文誤此說為近

及宋人衛人伐邾

高郵孫氏曰宋衛稱人微者也高氏曰春與儀父盟

于趡今乃自背其盟同宋衛伐之是誠何心哉夫宋人者豈非弑君之黨乎自宋督弑君而賊猶未討也夫衛人豈非逐君之賊乎自衛侯見逐而賊猶在國也今公與他國弑君逐君之黨合心同黨以伐同盟之隣國則公之惡不容於世矣聖人不書公而止書及者以桓之罪顯然如此千載之下皆知其與宋衛伐邾者魯桓也不必斥言之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高郵孫氏曰書朔不書日孔子因舊史不能加之也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

胡氏曰春秋於十八年復書王明弑君之賊雖身已沒而王法不得赦也又據桓十五年天王崩至是新君嗣三年之喪畢矣明弑君之賊雖在前朝而古今之惡一也然則簒弑者不容於天地之間身無存歿時無古今皆得討而不赦聖人之法嚴矣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瀆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於濼遂及文姜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　張氏曰濼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謝氏曰與者彼欲行而我從之也遂者彼欲行而我弗能制也春秋書與書遂罪其微弱也女子以幽静為德正位於内而已故女子與外事則專修外禮則放馴致其欲必為大患文姜之弗率婦行也既與之出會於濼又與之

出適于齊人君正家之道埽地盡矣女子一失防閑其亂有如此者然則閨門袵席之間可不慎哉胡氏曰與者許可之辭罪在公也按齊詩惡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而其辭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言公於齊姜委曲順從若水從地無所不可故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夫道也以乘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

順從為事易著於乾坤述其理春秋施於桓公見其用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於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咎惡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　胡氏曰魯君弑而薨者則以不地見弑今書桓公薨於齊豈不沒其實乎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

後書夫人孫于齊去其姓氏則其實亦明矣髙氏曰書甍于齊而不書所甍之故不忍言也所以養臣子志而厲忠孝之心夫桓公弒君而簒其位其終亦不免見殺於人而不以討賊之辭加之者齊侯但殺魯君耳不討其弒隱之罪也聖人亦據實而書之所以絶簒弒無已之亂也

丁酉公之喪至自齊

髙郵孫氏曰桓公見弒於齊喪於此始自齊至告於

廟故經書之也髙氏曰喪在外必至於内然後能葬故書公之喪至自齊而夫人之罪不言可知也

秋七月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

髙氏曰稱我君别外喪也　愚按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所以責臣子以討賊之事而盡其不共戴天之義也故隱公弑則不書葬今桓公亦弑而書葬者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桓

公弑隱公而自立不特不為君父討賊而已蓋弑君之賊也及其弑也又安可責其臣子以復讐討賊之義哉故於齊人殺公而書甍明齊人無討賊之義於桓公既弑而書葬明桓公為當討之賊此皆聖人之特筆而春秋之權衡也

春秋闕疑卷五

春秋闕疑卷六

元 鄭玉 撰

莊公

公名同桓公之子莊王四年即位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元年春王正月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公羊氏曰孫猶遜也内諱奔謂之孫夫人何以不稱

氏與弒公也左氏曰不稱姜氏絶不為親胡氏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弒姜氏與焉為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大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弒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謂絶不為親夫絶不為親者即凡人爾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

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為允故通于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大事矣孫者順讓之辭使若不為人子所逐以全恩也高郵孫氏曰文姜之孫則去其氏哀姜之孫則不去氏文姜殺其夫桓公哀姜殺其子閔公姦惡之迹同而殺君之罪等然其氏或去或不去者聖人之意也文姜之惡可見矣其孫于齊是宜見絶于齊也不稱姜氏所以許齊絶之也齊侯則是與夫人為惡者矣然許齊絶之者非為齊襄設也以明骨肉之

親罪惡之大至其害義雖其親得絶之也哀姜之惡可知矣其孫于邾邾非哀姜之國非所宜往也特曰姜氏所以明邾得絶之也文姜齊女齊絶之則有疎骨肉之嫌聖人辨其嫌使之得絶也故不稱姜氏而書曰夫人孫于齊哀姜孫于邾邾非其族以明邾不當受異姓之女他國之夫人來則絶之爾故書曰夫人姜氏孫于邾　愚按胡氏謂絶不為親蓋謂魯非謂齊也若云謂魯當去夫人之號而存姜氏之姓不

當去姓而存號也葢文姜弑桓魯人當絶不待春秋之文惟齊人當絶則非聖人察見至微斷以大義不能識也故其書法若此以哀姜不去氏而互觀之則可見矣

夏單伯逆王姬

左作送公穀作逆穀梁氏曰單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乎天子者也命大夫故不名也其不言如何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也其義不可受于京師何也曰吾君

弒于齊使之主婚姻與齊為禮其義固不可受也公羊氏曰何以不稱使天子召而使之也逆之者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嫁女于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于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主之高郵孫氏曰單伯于此見經之後莊十四年書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冬又會諸侯于鄄春秋王臣而會諸侯俱序諸侯之上亦不旹内臣而書會也惟内臣會諸侯則曰會某由此觀之則單伯内

臣非王臣也王姬未至于魯不當稱送此當從二傳作逆張氏曰單伯果以天子大夫送王姬必俟館成之後方至魯豈得預書之　愚按文十五年經書單伯至自齊單伯為魯請叔姬故書其至使為王臣則安得告至于魯其為内臣明矣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胡氏曰魯于王室為懿親其主王姬亦舊矣館于國中必有常處今特築之于外者穀梁子以為仇讐之

人非所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築之于外也築之于外得變之正乎曰不正有三年之喪天王于義不當使之主有不戴天之讐莊公于義不可為之主築之于外之為宜不若辭而不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貴端本焉春秋于此事一書再書者其義以復讐為重示天下不可忘君親之意故雖築館于外不以為得禮而書之也高氏曰使不知而為之猶可恕也知其非是而猶且為之又築

館于外以自誣此聖人所以深誅而詳著之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家氏曰錫命之禮在春秋屢見而其事不同或即位而見錫或歷年乃加錫或以死而追錫魯桓衛襄死而錫者也襄之殁也王使成簡公追命之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予敢忘高圉亞圉策書之辭也魯桓錫命亦當倣此謝氏曰悖逆之人

王法在所誅絶乃反生而來聘死而錫命逆天之大也來聘稱天王以明王者當若天道也錫命稱王以明周王弗克若天也憲天理物王之德也臣不能相之于始王不能若之于終由是所為背天而天理不復見矣故王之聘錫桓公也始則名其宰以宰不能相王於始也終則去其天以王不能若天于終也

愚按桓公既死王來錫命聖人猶去其天以示貶者所以見古今之惡一也罪人雖死猶當追廢以示誅

絕使後之為惡者知懼而不敢為況可錫命而襃寵之乎其誅討之法嚴矣

王姬歸于齊

胡氏曰魯主王姬舊矣在他公時常事不書此獨書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築館于外而不書歸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歸于齊而後忘親釋怨之罪著矣春秋復讐之義明矣家氏曰堯之女舜也書曰釐降二女于溈汭詩序言王姬適諸侯曰下嫁

于諸侯曰降曰下猶有自上而下之意至春秋垂法則曰王姬歸于齊與列國女嫁諸侯者無異詞此出於聖人之特筆所以見陰從陽夫倡婦乃天地之大義不以天子女至貴而紊居室之大倫其慮後世遠矣由秦漢以來務在尊君抑臣列侯尚主夫屈于婦甚至降其父母下從弟昆不使以尊行而臨帝女失春秋之教矣

齊師遷紀郱鄑郚

謝氏曰齊將滅紀故遷其三邑而有之胡氏曰邑不言遷遷不言師其以師遷之也者見紀民猶足與守而齊人强暴用大衆以廹之為已屬也凡書遷者自是而滅矣春秋興滅國繼絶世則凡遷國邑者不再貶而罪已見矣

二年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

穀梁氏曰于餘丘邾之邑也胡氏曰國而曰伐此邑

爾其曰伐何也誌慶父之得兵權也莊公幼年即位首以慶父主兵卒致子般之禍于餘丘法不當書聖人特書之以誌亂之所由為後戒也魯在春秋中見弒者三君其賊未有不得魯之兵權者公子翬再為主將專會諸侯不出隐公之命仲遂擅兵兩世入杞伐邾會師救鄭三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翬弒隐公而寫氏不能明其罪慶父弒子般而成季不能遏其惡公子遂殺惡及視而叔仲惠伯不能免其死夫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所書為戒逺矣

秋七月齊王姬卒

謝氏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服大功故書卒或曰由魯嫁故為之服禮者稱情而為之文也親非姊妹而為之服其服非禮也齊吾之世讐也其始為之主其婚其終為之服其喪非孝也胡氏曰莊公于齊王姬厚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此所謂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左氏曰書姦也穀梁氏曰婦人既嫁不踰竟踰竟非正也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饗甚矣胡氏曰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域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今會齊侯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閑其母失子道也故趙氏曰姜氏齊侯之惡著矣亦所以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于國君君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

何若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敬以事母威刑以督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至矣　愚按夫人之孫既去其氏矣此復其氏者所以著其為齊侯之妹示之以別而討其亂倫之罪也

乙酉宋公馮卒

三年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

穀梁氏曰此公子溺也其不稱公子何也惡其會仇

讐伐同姓故貶而名之也公羊氏曰溺者何吾大夫之未命者也胡氏曰有父之讐而釋怨罪大矣况與合黨興師伐人國乎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左氏曰緩也胡氏曰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至士踰月外姻至王崩至是蓋七月矣先儒或言天子不志葬又以為不言

葬者常也夫事孰有大于葬天子者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書也陳氏曰文公使公子遂葬晉侯叔孫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公使叔弓葬宋公滕侯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猶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定王不書葬楚康王卒襄公送喪而靈王不書葬不臣於周而詘于晉楚春秋詳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秋紀季以酅入于齊

紀于是乎始判　楼鄉吕氏曰春秋之法凡人臣竊地以逃者必書奔今鄫不書奔則非奔也凡人臣竊地以自恣者必書叛今鄫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而直書以鄫入于齊則是以鄫入于齊求存其宗祀而已胡氏曰不書名者天下無道强衆相陵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伐屈己事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高氏曰析地而去國降志而事讐此非紀季之心也以宗國為寄矣　愚按

紀季當紀之危能與其君效死勿去以守社稷者正也至于力不能守奉兄之命以酅入齊求存宗祀蓋亦其情之甚不得已者然視賣國忘君棄親事讐者有間矣故聖人不曰以酅叛亦不曰以酅奔而曰紀季以酅入于齊所以恕季而罪齊然非褒季也

冬公次于滑

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穀梁氏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救紀而不能也胡氏曰春秋紀兵伐而書

次以次為善救而書次以次為譏次于滑譏之也魯紀有婚姻之好當恤其患于齊有父之讐不共戴天苟能救紀抑齊一舉而兩善并矣見義不為而有畏也春秋之所惡故書公次于滑以譏之也

四年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

謝氏曰享兩君相見之禮也享禮在廟尚敬也夫人出享齊侯黷禮之大也人無恥畏則無所不為故文姜初會齊侯于禚次享齊侯于祝丘張氏曰夾谷之

會齊侯欲享魯君夫子猶以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拒之豈齊侯文姜可以行之于祝丘乎假先王之禮而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

三月紀伯姬卒

泰山孫氏曰内女不卒此卒者為夏紀侯大去其國齊侯葬紀伯姬起也程子曰伯姬卒而紀國亡魯為父母兄弟之國反使齊侯葬之書此所以罪魯是謂文見于此義起在彼者也或曰齊侯廹逐紀侯取其

國而葬其妻義豈在此乎曰齊侯之惡不待貶絶而可知若魯之罪則聖人之所以明微也家氏曰内女嫁于諸侯而書卒者凡七人其間復有出而歸者焉至于卒葬皆書則紀伯姬及叔姬與宋共姬三人爾伯姬以國亡為齊所葬愍而書之叔姬伯姬之娣國亡夫死守節于酅特録其葬非例也共姬則遇災而終節行顯著是以卒葬皆書之

夏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

襄陵許氏曰齊與陳鄭遇垂蓋謀取紀是以紀侯見難而去也

紀侯大去其國

紀侯不能下齊以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國違齊難也　程子曰紀侯大去其國大名責在紀也常山劉氏曰大者紀侯之名生名之著失地也高氏曰按齊之圖紀固非一日先以兵遷其三邑志固在于滅矣紀量力之不支無以為計遂使季以酅事之夫紀地

不過百里而去四邑則地幾盡矣今齊方與陳鄭遇垂兵未加于其國紀侯不暇葬其妻遽委之而去此何理哉夫為國君死社稷不以難去今紀無内難但為齊所逼而敵猶未至境也借使齊以兵臨我猶當勵其臣民固其禦備而為之守上訴于天子近赴于隣國求為之援不幸而力不足則亦死之可也惡有先自委其國而去之者哉先儒以太王之事擬之過矣胡安定先生曰紀侯自去國為齊有不言滅者非

滅也齊未嘗加兵于紀之都城不言奔者非奔也奔者身雖奔而國家在焉陳氏曰紀侯大去其國未知紀之自亡歟人之亡之歟曰齊侯葬紀伯姬則齊亡之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胡氏曰葬紀伯姬不稱齊人而目其君者見齊襄廹逐紀侯使之去國雖其夫人在殯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著矣　愚按凡葬者皆彼來告而此往會之

也紀既亡矣必不來告也齊侯葬之魯必不會也聖人所以録伯姬之葬罪魯且罪齊也罪魯者以其不能救婚姻之國至于滅亡雖其姊妹之喪亦不能葬而使讐人得以葬之也罪齊者以其既滅人之國乃葬人之妻大暴而小慈以欺世盜名也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公羊氏曰公及齊侯狩其稱人何諱與讐狩也前此

有事矣曷為獨于此焉譏莫重乎與讐狩也胡氏曰

夫狩者馳騁田獵其樂下主乎已一為乾豆其事上

主乎宗廟以為有人心者宜于此焉變矣故齊侯稱

人而魯公書及以著其罪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薛氏曰齊師者軍旅之間也高郵孫氏曰不曰其地

師之次止無常也謝氏曰孫于齊猶有畏心焉會于

禚享于祝丘則無所畏矣曰會曰享猶有恥心焉如齊師則無恥矣會非夫人事享又甚焉享非夫人事如齊師又甚焉胡氏曰曰會曰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夫人之行不可復制矣春秋書此以戒後世謹禮于微慮患于早之意也

秋郳黎來來朝

胡氏曰郳國黎來名夷狄之附庸也夷狄附庸例書名程氏曰郳黎來來修朝禮故書曰朝且其後數從

中國諸侯之會王命以為小邾子蓋于此已能自進于禮矣

冬公會齊人宋人陳人蔡人伐衛

納惠公也穀梁氏曰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人諸侯所以人公也其人公何逆天王之命也高氏曰衛朔譖其兄使至于死而盜其位其罪至大天王治其舊惡而廢之斯得宜矣諸侯舉兵強納之悖抗王命不臣之甚也謝氏曰內無貶公之道故上書公以見

諸侯下書人以示貶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

胡氏曰王人微者子突其字也以下士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褒救衛也高氏曰善子突則以尊王命故尊王命所以重諸侯之罪也家氏曰救固善也而王師不言救諸侯相攻而諸侯救之夷狄内侵而方伯連帥救之可以言救今諸侯擅兵伐國王不能令以兵救之救非所以施于王也蓋伐之為言天子

事也而諸侯以之救之為言諸侯事也而天子以之用見當時諸侯之無王而名分幾于掃地矣聖人作經垂訓于諸侯之伐則削其爵而人之于子突之救則正其名而字之所以明君臣之分而正五國無王之戮其義精矣

夏六月衛侯朔入于衛

衛侯入放公子黔牟于周放甯跪于秦殺左公子洩右公子職乃即位　公羊氏曰衛侯朔何以名犯命

也其言入篡辭也穀梁氏曰入者內弗受也出入名以王命絶之也程子曰朔搆其兄而使至于死其罪大矣然父立之諸侯莫得而治也王治其舊惡而廢之宜也胡氏曰朔籍諸侯之力連五國之師拒王官之微者以復歸于衛其勢宜無難矣而書入者逆王命也濮鄉呂氏曰春秋之初惟桓之五年書衛人陳人蔡人從王伐鄭是天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魯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

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于天下夫使王人子突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無敢不禀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得以自立然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政刑者惟此二事而僅止于此然則鄭寤生之抗王五國之納朔擢髮不足數其罪矣

秋公至自伐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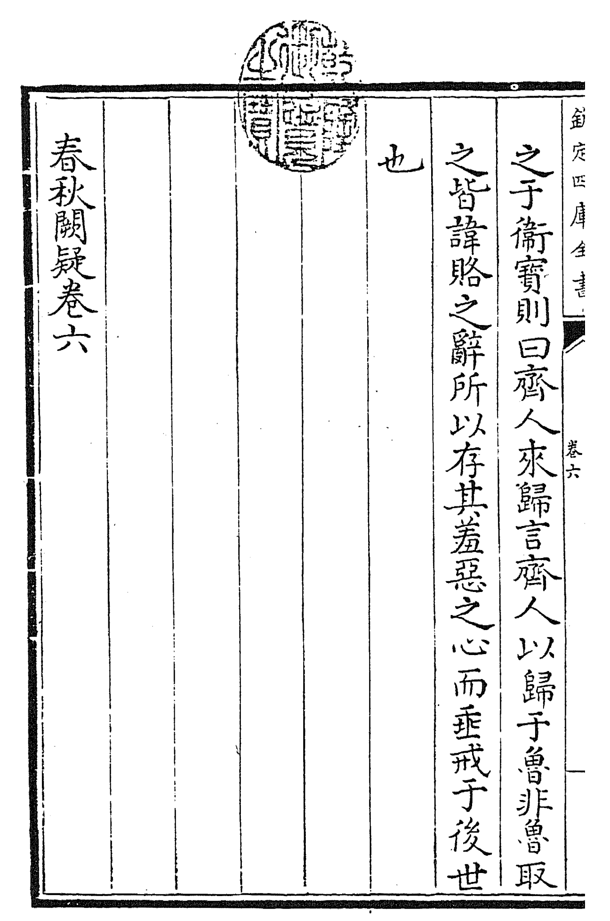
高郵孫氏曰人君一出或行數事不可並告擇一事之重者而告之春秋因舊史書之爾

螟

冬齊人來歸衛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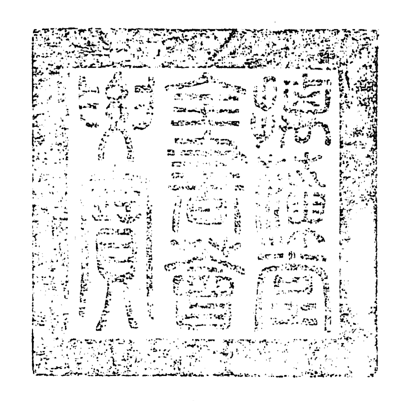
胡氏曰俘者二傳以為寶按商書稱遂伐三朡俘厥寶玉則俘者正文也寶者釋辭也言齊歸衛寶則知四國皆受朔之賂矣春秋特書此事結正諸侯之罪也夫以弟弒兄臣弒君篡居其位上逆天王之命人

理所不容矣彼諸侯者豈其弗察而援之甚力則未有以驗其喪心失志迷惑之端也及至齊人歸寶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動于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徇于貨寶賄賂公行使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與不至于簒攘則不厭也春秋結正諸侯之罪垂戒明矣高郵孫氏曰齊為主兵又分賂焉不著齊人之歸則無以見齊主其賂家氏曰聖人為魯諱故于郜鼎則曰取之宋言宋人以歸于魯非魯取



之于衛寳則曰齊人來歸言齊人以歸于魯非魯取之皆諱賂之辭所以存其羞惡之心而垂戒于後世也

春秋闕疑卷六



覆校官編修臣曹城
校對官庶吉士臣朱攸
謄錄監生臣孟錫山
謄錄監生臣竺昌基